



比格夜店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比 格 夜 話

本 社 編

甘 肅 民 族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三 年 · 蘭 州

比 格 夜 話

本 社 編

*

甘肃民族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兰州市农民巷12号）

甘肃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2号

兰州部队八一印刷厂印刷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5印張·插頁10·字数98,000

1963年12月第一版 1963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—5,000

目 录

比格夜話·····	郑重、曹杰 (1)
重逢·····	曹 杰 (11)
黎明·····	汪承栋 (30)
小鹰飞回来·····	赵燕翼 (41)
踟路·····	曹 杰 (59)
草原上的蒙族民兵队·····	武良培 (78)
华尔盖老人·····	卢 雁 (97)
机智的桑旺·····	卢振国 (107)
巴弄錯·····	郑 重 (112)
东方来的亲人·····	卓 瑪 (131)
苏衣坎布老人·····	郑 重 (141)

比 格 夜 話

曹 杰 郑 重

那天，风平月明。在童话般的比格草原上，巴依爷爷（他是比格公社主任）以他那少有的深沉语调，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……

我不想和您说我的枪曾经对准过他，我也不想和您说，多少次，我那么不礼貌地拒绝他进我的帐篷。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了，胡子也这么长了，我不愿意说起那些！

我只想从这里说起——

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们成了朋友，我们越来越觉得他们和马家兵不一样。

他们是那样和善地和我們相处着。白天，他们帮我们接羊羔、挤奶子；夜里，他们帮我们防狼……；损坏了一点借去的东西，送来一件新的……

他时常到我們部落里来。有时候是他一个人来，有时候同着几个人。有时候到栏沟里看看羊群，说几句閒話就走了；有时候呢，就在我們帐篷里坐上半年。他的话总是那么多，他問我們的生活，問我們的羊群……但讲得最多的，还

是他們自己。他說他們是解放軍，是共产党的軍隊，是人民的軍隊，也是藏民的軍隊。他說：他們到這裡來，是為了藏民的幸福……

有時候講得高興了，他還拉着我走出帳篷。我們站在响狼山頂上。我很惊奇，算起來他到比格還不到半年，可是他對這裡却是那麼熟悉，他能叫出全比格的山名，他能道出全比格的牧場。除了說這些，他還手指着和我說哪裡有鐵礦，哪裡可以建設發電站……當時雖然有許多我還聽不懂，但聽着他的話，看看他那樣子，我是那麼高興，比格草原要真的象他說得那樣該多好啊！

他奔走过草原上的每個帳篷，他扳着指頭算給我們听，算出全比格有二十多個牧場；算出如果每個牧場都有羊群，用不了好久，我們比格的牛羊會比現在增加好幾倍……

他說：為了幫助比格人發展牛羊，政府（那時叫工作組）可以貸款。

他說：為了幫助比格人發展牛羊，政府還會派來技術干部……

聽着他的話，我們的心都激動了。草原上的人，誰不願意看着牛羊日漸繁盛，誰不希望全部落人過幸福的日子！

……

可是，正當我們高興的時候，巴索頭人來了。

“巴依才不答……什麼魔鬼迷住了你們的眼睛？”他說。“想想吧，十年前，不是也來過這樣的漢人嗎？他們給我們錢，說了些動聽的話，可是結果呢？不到兩年，羊被人

家赶走了，牛被人家赶走了……难道这是佛爷的意旨，比格人永远要被人欺騙嗎？”……

不知怎么，在他面前，我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，什么我都想听他的！可是，在头人跟前，听头人这么一說，我再坐下来一想，咳，我罵开自己了：巴依呀，巴依，“狠下山来，是想着那洁白的小羔，”难道他們来到比格草原上，真的象他們說的那样，什么都不想得到，只是为了藏民的幸福嗎？……不但我没有见过，我的阿爸没有见过，就是所有比格人，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呵！

我想不过来。

但是，每次来，我們还是热情地接待他。这不单单是他的行动使我們尊敬，我們比格人还有这么个脾气：在你还没有翻臉以前，我們永远会按照客人的礼尚待你；可是，当你拔出刀子来的时候，你也会看到，比格人的叉枪是从来不放空的。

以后，他又常常和我們談起貸款的事，我們总是有意的把話岔开。

春天，一个明朗的日子。我們部落的人都到頂各放羊去了，他又来到我們部落。他看看我們的羊栏，空着；看看我們的牛沟，也空着。他在帳篷里找到我：“巴依爷爷，羊呢，牛呢？”

我說：“到頂各去了。”

他說：“您得尽快告訴牧人們，明天天黑以前，把所有的牛羊都赶回来。”

我說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工委来了通知，明天夜里有大风和暴雨，要我們早做准备！”

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說，有风，他知道，有雨，他也知道，难道佛谷……你可以想到，我当时是多么不相信。但我沒有說什么，为了平时的友誼，我还是点了点头表示贊同。

可是第二天中午，他又来了。

“巴依爷爷，牛羊还没回来嗎？”

这时候，巴索头人来了。他冷冷地回答了他：

“我們的牛，我們的羊，比格人是懂得该怎么管理它們的！”

那天，我睡得很晚。我一連出来看了几次。天是那么晴朗，既沒有风，也沒有半点云彩。我自己笑了：他这个人呀，看起来挺精灵，但今天可說了些傻話呵！

可是深夜里，我忽然被一种声响惊醒了。側起耳朵一听，是风！帳篷都在搖晃了。我赶忙跳起，一掀篷帘，呵，风是那么大，天是那么黑……怎么，天真的变了嗎？他的話真的应了嗎？可是这些他又是怎么知道……我正想着，突然一个閃电，一声雷，接着，雨象柱子一样潑了下来。这一剎間，我沒再想什么，一步跳出帳篷，跨上馬……风吹得我喘不过气来，雨打得我睜不开眼……

你可以想到，我的心里是多么急，你可以想到，我的馬是打得多么快。足足有一个小时，我才爬上了比斯瑪峰。当我的馬一踏进頂各草原时，我看到了在狂风暴雨里，牛羊奔

跑着、抵撞着，人們哭叫着、追趕着……牛羊群亂了，頂各草原上亂了……這一剎間，我差點從馬上摔下來。我們的牛，我們的羊，我們比格人的心血呵！……

借着閃電，我看到了他們的人。

借着閃電，我還看到了他。他的眼睛瞪得那麼大，馬打得那麼快。甚至和我走了碰頭，他都沒顧上和我說一句話。他領着他的人跑着、追搶着羊群……在草原上，有什麼比失去羊更痛心，有什麼比失去羊這樣的災難更大！我一面打着馬，一面捶着自己的頭。……佛谷呀，你嫌比格人的祈禱不虔誠嗎，你嫌比格人的祭禮不干淨嗎？……

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人們才回來。象每次被魔鬼捉弄過一樣，小伙子們低着頭，姑娘們放聲哭着，我們懂得，災難降臨到比格人身上了。

在帳篷里，在草地上，人們講述着夜里天變得那麼快，講述着羊群如何被吹散。人們還講着他們的人如何象飢餓的虎一樣搶着牛羊，而跑的最快，搶的最多的一个，就是他。有人在咒罵他們，我却覺得沒有什麼。在比格草原上，別說是馬家隊伍，就是別的部落，碰上風暴失羊時搶羊，也是理直氣壯的事呵！不過我有一點不明白，他到底怎麼會知道那天有風雨呢？

下午，我正悶在帳篷里。忽然聽到外面人吵馬叫。還沒等我出去，麗朶就跑進來了。

“巴依谷谷，他們送牛羊來了。”

“誰？”

我一掀帘子，呵，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。

“巴依爷爷，突然的灾害使您受惊了。”

说着，他把赶羊鞭子交给我。

我不能相信，羊是他们亲手捉去的，他们还能亲自送回来？可是，尽管我不能相信，手里却握住他递来的鞭子。接着，许多人跑出去认领了自己的牛羊……

按照比格人的习俗，那一天，我们该用多么丰厚的礼物来答谢他们！可是，不知怎么，那天我们变得那么傻，别说是礼物，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出来。他们走了，人们围上了我。

“巴依爷爷，您年纪最大，您见过的事最多；你说说，这倒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多么难说的话呵！他带头冒着雨抢羊；羊到手了，他又带头送回来。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……咳，慈悲的佛爷！你说话吧，你说说，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……

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回事，按照比格人的习俗：别人给我们送回一头失羊，我们应当牵着牛去答谢！

人们自动地宰了十只羊，五头牛。第二天一早，我，还有巴索尔，我们吆着牦牛、驮着肉往西山下他们的住处去。

我们径直地走到他的帐篷里。可是一看，没有人。正在我们寻找他们的时候，旁边帐篷里出来一伙人。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。他仍然是那么和善地笑着，握住我的手，问我们的牛少了没有，羊少了没有……但是，当我们说明了来意

以后，他却說什麼也不收。他說只要牛羊沒有損失，就是最好的禮物。

當我們推託着，一個胖胖的人說話了：

“老人家，禮物收不收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們正在開會，討論這次風暴失羊的問題。如果您願意的話，也來听听吧！”

“什麼，失羊的問題？”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走進了他們的帳篷。

開始，我沒聽出什麼來。可是，越聽我越覺得不對，人們是在批評他，人們說他工作責任心不強；人們說他既然得到了通知，為什麼不想盡辦法防風……說話的人們，態度都是那麼嚴肅。我滿以為，當人們說完後，他會站起來，把事情的前後說說。可是沒有，他的臉很紅，爬在桌子上，一直在本本上記着什麼。我在旁邊，卻急得受不了。不能怨他呵！他到部落里去告訴过我，第二天又來囑咐……不能，他幫比格人搶羊已經使我們過意不去了，而這件事，說什麼也不能怨他呀！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當一個年輕娃說完以後，我就開了腔，我把事情的前前後後說了一遍。我說：這個事只能怨我，不能怨他……

可是，當我的話說完以後，那個胖胖的人說了：“老爺爺，你說的這些事我們全知道，可是不管怎麼說，比格的牛羊受了損失，他有責任！”

爭論到最後，大家都託他談談。他站起來了，他說他的工作不好，他說他同意大家的批評！……

他接受了大家的批評，不知怎么，我当时心里却是那么不好受。到了家里，我心里还不是味儿。我們相处半年多了，我想起了他平常對我們的一切舉動，想起了那天他到帳篷里來告訴我風雨時的緊張樣子，想起了剛才會上大家對他的批評……越想，我越覺得委屈了他。我有這麼個脾氣，當自己覺着有一点对不起別人時，一個時辰都過不下去。我沒顧得吃飯，解下馬韁，一氣又跑到他們那里。

我找着了那個胖子，找着會上批評他的那些人。我又把事情前前后后的重說了一遍，我說這事不能怨他，說什麼也不能！我把所要說的話全說盡了，可是他們呢，一口咬定：

“他的工作沒有使比格人避免災害，應該批評！”

.....

我坐在他的帳篷里。我是那麼難過。我恨不能把心掏出來。可是他呢，反倒來安慰我：

“巴依谷谷，您用不着替我難過。我們共產黨就是這樣，你給人民做出了好事，就表揚你；你要是做的不好，就得批評——嚴重了還得處分！”

“不，不能！”我說，“這事你幾次去告訴我，是我……”

“不能這樣說，告訴您，這是我應盡的責任。可是您為什麼沒聽呢，就說明了我平時的工作做的不好，就這一點，也應當受批評！”

停了一下，他又說：“您放心吧，巴依谷谷，同志們的批評，黨的批評，都對，我都能接受它！因為它可以督促

我，以后更好地为藏民兄弟工作！”

呵，你走馬在比格草原上問吧，馬家兵的刀按在巴依的脖子上，巴依流过泪嗎？草原上无数次的大灾难，巴依流过泪嗎？可是今天，不知怎么，听到这么几句平常的話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嘩地流出来了。馬家兵来搶我們、杀我們，我們見過；因为沒把比格的牛羊搶光，沒把比格的人杀完，馬家的官处罰他們的兵，我們見過，但是我們从来沒見過，因为給我們做好事做的不够好的人受批評呵！……

那天晚上，在他的帳篷里，我們一直談到天亮。我們談過去，談現在，还談到了将来。他甚至把他的家事都告訴了我。他說他是個穷家孩子，他說他家里有年老的媽媽，有年輕的妻子，还有沒見過面的小娃子……看得出，他是多么想念他們！但他却說：“为了我們各族人民的幸福，为了比格草原藏胞的幸福，我不得不离开他們！”

我看着他臉，听着他的話。不知怎么，我們相处半年多了，我好象今天才看清他，今天才認識他，多么好的人呵！

回到部落里，我忘記了疲勞，奔走在每个帳篷，把我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告訴給每一个比格人。

当人們听完了我講的故事后，我們不約而同的在毛主席像前跪下：毛主席，仁慈的毛主席，托您的福，您給比格送来了多么好的人呵！……

說到这里，老人擦着火吸起烟来。我插嘴問道：

“巴依爷爷。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我們把他接到部落里，他成了比格人。他和我們比格草原的劳动人民，心連着心，分不开了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現在还在嗎？”

“呵，你問他嗎？”老人笑咪咪地、用亲切的語調說：

“他，就是我們自治县县委的王書記！”

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夜、兰州

重 逢

曹 杰

白龙江好象一条銀光閃閃的利劍，將一片宛如碧濤汹涌的草原，拦腰一斬，切成南北两块。大江的南岸是曲瑪部落，江北是夏依部落。

曲瑪部落里，有个赫赫出名的老獵手，名叫索南仁欽。关于他那英雄的傳說，就象六月夜空中稠密的繁星，你只能看見到处都是亮晶晶、光閃閃的一片，却数不清有多少！

夏依部落里，也有个獵手，名叫謝拉多杰。在部落里，牧人們常用白龙江里层出不穷的滾滾波濤，來贊美着獵人說不完又扯不断的事迹。

两个部落虽然只是一江之隔，但因交通不便，很少来往。可是关于两个獵人的傳說，却象草原上变化不停的勁风，南风吹来，將索南仁欽的事迹卷过江北，钻进謝拉多杰的耳朵里；北风吹来，又卷起謝拉多杰的事迹飞过江南，钻进索南仁欽的耳朵里。不过，盛开在滿山坡上的野牡丹再多，最美的只有一朵；謝拉多杰的事迹再多，最吸引索南仁欽的只有一个。

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，当紅霞飞上天边的时候，突然从远方跑来一匹野馬，落脚在夏依部落的草原上。这匹馬渾身一色枣紅，唯独眉心中間，有撮白毛。不知是哪一個牧人，第一个走进草原，忽然喊了起来：“瞧啊！我們夏依部落要发迹了，半空中落下来一匹龙駒。”

这个消息，象一股风，很快卷过草原的上空，牛角嗚嗚的响起来了。一会，从草原的四面八方，飞卷过几十匹壯馬，混布^①站在牧人中間，威严的发布了命令，如果誰有胆量捉住这匹龙駒，混布将賞給他一支最好的猎枪、一把銀光閃閃的腰刀。騎手們頓時活跃起来，一匹黑馬飞出去了，又一匹黃馬飞出去了，一会的工夫，龙駒竟然摔下来二十几个騎手。

混布眯起一只眼睛，帶着蔑視的神气，横扫了牧人們几眼，嘲諷地說：“抓不住兔子的雄鷹，还有什么臉再展翅高飞哩！”

“混布！天上的雄鷹千千万，但不知你說的是哪一只哩？”謝拉多杰激怒的瞟了混布一眼，飞身跃上一匹白馬，一抖繮繩竄了出去。当謝拉多杰跃馬跟定龙駒的时候，他飞速的一閃身，钻到了馬肚下边，白馬仍然放开四蹄向前狂奔；当两匹馬擦身的一剎間，謝拉多杰突然抓住龙駒的鬃毛，一挺身跃上馬背。枣紅馬昂起头，嘶叫了几声，两只前蹄猛的向上一揚，想把謝拉多杰掀下去。驍勇的騎手，上身

①混布——头人。

紧伏在馬身上，两手牢牢的抓住馬鬃，紅馬狂跳了一陣，漸漸的安靜下来。謝拉多杰这才施展开平生的騎术，两腿一夹馬肚子，枣紅馬放开四蹄，活象一顆飞出枪膛的子彈，在草原上奔跑起来。这时，一簇簇的野花，飞向了謝拉多杰的怀抱，一張張紅彤彤少女的臉，对着謝拉多杰笑了。英雄的謝拉多杰陶醉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。

天上的鴻雁，成群結队穿过辽闊的草原，領头的只有一个；每当謝拉多杰高兴的时候，索南仁欽的事迹，就象一枚鋼針深深刺进他的心里。就是說，在大江南岸还有个索南仁欽，謝拉多杰怀着嫉妒的心理，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英雄行为和索南仁欽的事迹拉在一块。可是，每次都象月亮旁边的一只螢火虫，使謝拉多杰羞愧的垂下头去。怎么能服气啊！謝拉多杰再一次回味着索南仁欽的事迹。

一个隆冬的傍晚，当各路羊群回圈的时候，突然在半途中，遇到了十几年未見过的狼群。大約有三十几只餓狼，一股风似的扑进羊群里。羊群的慘叫和牧羊姑娘尖厉的呼喊，使得平靜的草原，陡然卷进一片恐怖的气氛里。正在这千鈞一发的当儿，忽然从地平綫上跃出了一匹四蹄騰空的黑馬，飞卷而来。馬上的騎者，揮舞着一柄銀光閃閃的腰刀，唔唔的吼叫着，一剎間冲了过来。

“索南仁欽大叔！”牧羊姑娘閃着泪水的眼睛里，頓時濺出了火花，欢快的喊叫了起来：“愿佛爷保佑你，好心腸的大叔！”

索南仁欽的臉上，騰起一股杀气，两条劍眉不停的抖动